

最後的渣滓

東北書店印行

洪

荒 著



857.8
720-3

最後的渣滓

著 荒 洪



東北書店印行

1949



3 0538 7905 6

目錄

羣狗爭食.....	(一)
南飛——逃命.....	(五)
陞官圖.....	(九)
『官貨』膨脹.....	(一三)
『死魂靈』.....	(一六)
搶劫、撕打.....	(一九)
盜賣.....	(二二)
特殊商販.....	(二五)
參謀業務與『平雞王』.....	(二八)
三大任務，五大光.....	(三〇)

羣狗爭食

入春以來，記者隨人民解放軍某部在瀋北前進，見到成千的蔣匪士兵，成百的官佐，放下屠殺人民的罪惡的美式武器，逃奔解放區來。記者會和他們當中某些人接觸談話，得悉東北蔣匪在面臨全面潰滅的命運下，如何窮兇極惡，表現出形形色色的種種醜態，和蔣管區人民在其罪惡統治下的痛苦情形。草草整理出一部份，想不出適當題目，就叫做『最後的淪滓——東北蔣匪全面潰滅前夕』吧。

去年瀋陽老百姓中流傳一首歌謠：『陳總長，真能幹，火車南站通北站。』這是諷刺陳誠的失敗的。陳誠這個剛愎自用，志大才疏的前任蔣匪參謀總長，當他被降為東北一個戰區的指揮官時，曾擺着一個打手的姿態，大吹『六個月扭轉東北戰局』，『不許共軍有六次攻勢』，甚至夢想『打到哈爾濱、佳木斯』。但是，就是東北蔣匪內部的文武朝臣，也很難相信這些牛皮。因為陳誠在秘密的高幹會上，作過將死的哀鳴：『你們若不努力把中共打敗，你我都是被清算、鬭爭的對象……』這種哀鳴，會惹起陳匪忠實爪牙的埋怨：『總長講話太不策略。』而某些官佐則低聲怨罵：『共軍勝利了，清算的是你（指陳匪），也不會清算到我們頭上……』

在排除異己，消滅雜牌，佈置私人勢力方面，陳誠用過很大心機和手腕。他在上任之後，便打了幾個『杜』式『蒼蠅』，養起一大批『陳』式『老虎』，更兇殘地吮吸東北人民的血。他裝得好像很懂得戰爭，任何場合也不失他的『軍人姿態』。然而：事實教訓了他：對於他，戰爭就是失敗，就是

被打得頭破血流。當今年年初公主屯戰役，新五軍軍部和所屬一九五師、四十三師全部覆滅，軍長陳林達等人在去哈解放國學習的途中時，匪首蔣介石曾從南京偷偷飛到瀋陽。當然陳誠等一行就去機場迎接，目睹在場情形的蔣匪軍官傳出消息：蔣賊帶來一肚子火氣，面臨崩潰的焦慮暴躁，使他在零下三十度的氣候裏也不能冷靜下來，剛下飛機就大罵陳誠，語調中把他在上海要流氓時候的習慣語也罵了出來，『爹爹媽媽』罵了一頓，然後就到行轅裏面去『面授機宜』了。過不了幾天，造謠公司『中央社』和幫忙的美國記者就嚷嚷：『陳誠胃病復發』，『他需要去關內氣候良好的地帶，或美國去休養』等等。的確，東北這個地方，陳誠的『胃』是吃不消的。

於是，衛立煌來了。

剛上台，『瀋市再度聞到他聲……』之後，接着遼陽、鞍山、法庫、營口、開原、四平……相繼被人民解放軍打下，吉林『不戰而退』。二十五師、整五十四師、整六十二師、八十八師……一個又一個整師被殲。瀋陽老百姓中流傳着把『衛立煌』三字改稱『未立荒』，意思是說他在東北上台，好像一家買賣，沒有立起來就已經『荒』（垮台）了；又正因為買賣『荒』了，他是『專門來收拾金條』的。這些打比不一定完全適當，但也有樸實的真義。衛匪立煌他除了『收拾金條』發一筆『鍋底財』外，恐怕還要成爲一隻替罪羊。

衛匪立煌，這個年逾花甲的老屠戶，他像一頭老驢，東北蔣匪的這盤破磨他實在無法拉動了。以前，抱粗腿的文巧，曾稱之爲『常勝將軍』，蔣介石甚至把皖省一個縣改稱『立煌縣』，鼓勵他屠殺人民和替四大家族効死。但會幾何時，到東北來尚未落座，一連串的失敗便碰到頭上來，『常敗將軍』之名恐怕真要當之不虛了。他比陳誠更老奸巨滑一些，他接受了陳誠的教訓，始終在公開報紙上

一言不發。據說若干黨政要員進見於他，『獻策』恐也不下三十六計之多，但他總不表示可否，裝得他肚子裏好像還有什麼辦法似的，用以迷惑一下他的爪牙們。其實，啞吧吃餃子肚子裏有數，衛匪立煌也沒法支撐東北的蔣匪小朝廷。在強大的人民解放軍面前，他神經衰弱得非常厲害。五月初，解放軍某部在救兵台附近，把二〇七師第二旅第四團一個營大部殲滅後，從所謂『勦匪總部』裏就驚呼出：『共軍夏季攻勢揭幕』，各報紙戰戰兢兢地以頭條新聞登出這一消息。衛匪的參謀人員頭上冒着冷汗，在推測人民解放軍的主攻方向。文化水平不高，滿腦袋迷信的衛立煌，就是他那留學美國學過音樂，『大學生填小房，可大可小』的太太，對提高他的文化水平和建立點科學觀點也無能為力。他常常用牌九擺陣，算卦，問卜於『天書』，推斷他們在東北的『二滿洲』統治還有多長時間的命運，好分別安排後事。有一天，忽然問卜測知：五月二十號人民解放軍開始全面進攻。不用說，他又驚恐了一陣。

據說，這個發了財的老軍閥，的確是很想帶着年輕而又懂得音樂的太太，跑到一個什麼『保險』地方，逃避人民的懲辦。因此，他常為到東北當替罪羊而後悔，埋怨。他埋怨貪財好色的杜聿明，初到東北『劫收』時，佔據了發財的『黃金時代』，而衛匪來時，雖然也能收拾一些金條，但『黃金時代』的發財時機畢竟是一去不復返了。他埋怨陳誠的志大才疏，剛愎自用，僅去年修瀋陽防禦工事，他就貪污了七、八億元流通券，而戰爭却遭到嚴重的失敗，以至面臨全面潰滅。在衛匪尚未起程來東北前，同僚們為他餞行，實在是形同送葬。按一般蔣匪集團常規，『一朝天子一朝臣』，每一個掌櫃的上台總要帶上一班夥計，但跟他來東北一齊賠葬的却非常少。當時他沒有估計到東北蔣匪會失敗到這種程度。蔣賊給他開的支票是：『南兵北運，南糧北運不成問題』。但是他來到東北，遭到一連串

失敗後，海陸交通被切斷，一切運輸全靠美式飛機，而空運又是杯水車薪，無濟於事，於是只好『望空興嘆』了。從年初到五月初，他的吹鼓手天天嚷嚷：『范漢傑機械化兵團增援東北』，但在五月之後，『大軍將至』或『援兵來到』之類的話，便自消自滅了。因為吹得很久久的『范漢傑兵團』，曾在山東受過殲滅性打擊的兩、三個旅，在錦熟走廊地帶，也是自顧不暇，怎麼能救援別的地方呢？於是衛匪又埋怨起大老闆蔣介石來了，埋怨他爲什麼不趕派援兵救命，爲什麼叫他在東北『守死』，不讓他逃跑求條活命……。

當衛匪立煌碰到一連串失敗之後，東北一些更老朽的舊軍閥們就找到藉口了。張作相、萬福麟、馬占山這些老傢伙們，他們雖然悔恨蔣匪沒有將發財的『黃金時代』讓給他們一點，但也很想在與衛匪立煌陪葬之前，能過一下官『癮』，抓上一把金條，然後找一種偶然的機會逃走，跑到一個『保險』地方，拿人民的背血肥潤幾天晚年。於是，他們公開表示對蔣匪不重用他們而不滿，奔走於寧、瀋之間，到蔣介石匪首面前去『獻策』。所謂『獻策』，除了『要求增兵東北』之外，還有什麼辦法可『獻』呢？但增兵對於蔣匪就是最大的困難；碰了釘子之後，他們就大發牢騷。蔣賊爲不使他們完全『失望』，在『拿老人捧場，拉青年墊腳』的一貫作法之下，委張作相担任偽『國民政府東北行轅主任』，萬福麟、馬占山仍掛空頭官銜。但畢竟他們是雜牌，過不了幾天，張作相還在天津公館住着時，蔣賊又發表了衛立煌做所謂『勦匪總司令』兼『行轅主任』，這樣一來，張作相就只能『副主任』了。而所謂『東北行轅』入春以來已無多少『活』可幹。張作相當然不滿，他就在天津泡蘑菇，遲遲不就職，後來連『中央社』也公開發佈消息催他快來東北陪葬，才到了瀋陽。

馬占山在瀋陽『建軍』，遇到一連串釘子之後，很想利用一下昔日當胡子時的經驗，收編長春外

圍的胡子，這就是他們囑囑馬占山要到『敵後』（指解放區）組織游擊隊（即中央胡子）的內幕。但當他派一個心腹的上校和一個中校去長春與李鴻商量時，李鴻這嫡系寵兒，當然不願將長春外圍那些胡子『寶貝』給馬。馬雖是『副總司令』，李鴻的話却也說的很硬：『長春外圍『民軍』（即胡子）部下已收編完畢，若組『民軍』請到『敵後』去。』馬占山碰了釘子之後，就只好掛着空名，陪衛立煌守死。

衛立煌當然和陳誠並無二致，一刻也不放鬆排斥異己、消滅雜牌的『既定方針』。他首先就向齊東北軍的變種五十三軍開一刀，委周福成爲第八兵團司令，又委他松江流亡『省政府』主席，所轄僅殘破的一個五十三軍，好『釜底抽薪』，給周福成一個大官空名，慢慢將他兵權奪下。周福成在五十三軍中還有一把子人，他也看得明白，死抱住五十三軍不放，並乘衛立煌准許『建軍』，也想乘機膨脹一下私人勢力，多發點財。同時，衛匪對於滇軍六十軍、九十三軍也一刻不放鬆去消蝕他們。委六十軍長曾澤生爲第一兵團副司令，鼓勵他在長春守死，實際上也是與對五十三軍的辦法無二。嫡系寵兒李鴻是新七軍軍長兼長春防守司令，六十軍的隊伍就要歸他指揮。一旦風吹草動，挨打的事情首先就會輪到這些雜牌頭上的。

南飛——逃命

當遼河解凍，白晝慢慢增長的時候，從瀋陽到關內的蔣匪空運已更加頻繁了。五月間據說機場上

已做好夜間降落的設置。不論北陵、東陵和東關外的機場，飛機每天都是運來食糧，運走逃命的『達官貴人』和搶劫的東西。這些匪徒，他們搶劫了東北人民艱辛勞動所生產出來的財富，又企圖逃避東北人民對他們應有的處罰而逃走了。他們爭先恐後，像擠在一隻將要沉沒的破船上，一張飛機票對他們就像一個救生圈，所謂『有辦法』的人都在拚命去取得。許多官們見面，不問別的，照例是：『近來有點辦法沒有？』（是指又搶劫到什麼財物沒有）『你弄到飛機票沒有？』偽國大召開前夕，東北蔣匪的黨政要員和職業軍人，像餓狗搶骨頭一樣的搶『國大代表』，重要原因之一是既能升官發財，又能乘機南飛逃命。偽國大開完，『選』上偽立委、監委的不用說了，就是普通的代表們，大多數也是『昔人黃鶴』一去不復返了。他們尚未從瀋陽、長春飛走之前，早已變賣了一切可換成金條的房屋、土地等等財產，派人到關內去找下了在他們看來還能過幾天舒服日子的避難所。其他文武官員，只要有所謂『差假』到關內去，也學偽國大代表的辦法，肉包子打狗，有去無來。即便有什麼『通緝』令，他們也不怕，帶上大量金條，便衣一穿，在大城市改名換姓，『通緝』也把他無可奈何。就是找到了他，『官官相護』，袖筒裏把金條一過，也就萬事大吉了。

假若關內有更高的靠山，他就乾脆『辭而別』，什麼『軍紀、軍令』他管不着。前二〇七師師長趙霞，帶着大量金條，臨走時還把軍訓班（撫順軍官分校）全體四、五月份薪餉，還有其他一大筆公款裝進腰包帶走。據說到了關內，又幹上某要職了。

那些錢已經搶劫不少，又沒有機會和勇氣不辭而別的傢伙，正在想法找各種藉口逃走。或『報病』，或『告老』，叫醫生弄一張假診斷書，甚至偽造『雙親病故』、『家事無人料理』等等，找各種理由，想多樣辦法去『呈請上峯』、『准予離職』，東北蔣匪的所謂『勳總』、兵團司令部、軍部，每

天不知收到多少這樣的呈文。新三軍暫五十九師師長鮑步超，他是多麼貪財有名的角色，在這種局勢下，他也不大留戀在東北這個師長的位置，暫時要和吃五百人空額的貪污分手，和每天陪伴他跳舞的荒淫的女政工隊員們告別，他巧妙地找了一個機會，請准離職，飛到關內去了。曾自稱王牌『天下第一軍』的新一軍，這個問題近來也使廖耀湘、潘裕崐傷透了腦子。原三十師師長文小山，『昇』了副軍長，他一看同來關外『劫收』的新一軍三個師長，李鴻升了新七軍軍長，楊溫仍是師長，但他大權在握；而偏偏把他『昇』爲副軍長，這個有職無權的副差事，不能像師長那樣發財，專橫，『說了算』，又要他在東北陪葬，於是實在感到不合算。原三十師副師長楊義，按說文小山升了副軍長，他應升爲師長了，但發表的師長却是個姓劉的，楊義失去了當師長的良機，也不滿意。兩個人在嚷嚷『不幹了』，要辭職，好乘機南逃。參謀長唐白山更進一步，請長假不准，他乾脆就在瀋陽住着，泡起蘑菇來，軍中事情不問，有的是錢，就在瀋陽享受。

其他部隊更不用說了，不論長春的新七軍、六十軍、瀋陽的新六軍、七十一軍、二〇七師、四十軍、五十二軍、五十三軍，以及衛匪的直屬機關部隊，不論高級官佐，中下級官佐，能走的都儘量的逃走了。入春以來，南飛逃命的已不下成百的將校，成千的尉官。最近，連前第七兵團司令劉安祺也逃走了。六月底，他到南京去了一趟，除去『請示』什麼之外，當然進行了他個人的活動，他因靠山特厚，就成功了。七月初離開了東北戰場，飛到青島去當偽警備司令。也許這個差事，在他看來會相當滿意，青島有他們美國參參的大批軍隊在那裏，好像比較『保險』一些。但是，隨着今後戰局發展，恐怕青島也不見得那麼保險吧。

那些被『軍紀、軍令』逼迫着，或是仍貪於升官發財，想大抓一把而仍在守死的蔣匪官佐們，也

在紛紛安排後事，紛紛把家屬送走，帶去他們兩年來搶劫的細軟、金條。衛匪立煌也想拿家屬弄到關內，蔣管區作爲變相的抵押，藉以使爪牙們安心等死，下令校官以上家屬可乘軍用運輸機逃命。你看吧，這逃命的場面更熱鬧了，飛機場上哭哭啼啼，互相叫罵，撕打，好像送葬一般，真鬧得烏烟瘴氣。

這些『官太太』們，他們以肉身作爲資本，換取了太太的地位，多麼紙醉金迷！從關內飛來時，多麼像僞滿關東軍帶來的日本太太，多麼感到她們當太太的『優越感』，現在這一逃命，恐怕又不能不『悔叫夫婿覓封侯』了。她們的心情是多麼矛盾和不安，逃命雖然使她們感到饒倖，但醋意又使她們怕荒淫無度的丈夫再找姨太太；有的怕丈夫作無謂犧牲，自己生活無依靠；有的家在東北，捨不得親人故土，怕到關內回不了家，或被狠心的丈夫賣進妓院。有許多倒也無所謂，只要逃命，能滿足虛榮，她生活的本錢就在她身上，只要本錢並未減色，丈夫打死了，用不了三天就可像買賣似的再找一個主人，這些問題也使得留在東北戰場的蔣匪官佐非常傷腦子。我想起今年二月翻閱過蔣匪出版的『新編二十二師出關週年紀念特刊』，有個叫李照淑的官太太寫了『二十二師眷屬在東北』一文，文章寫的實在太不像話，但也能說明一些問題。現在來看這篇文章更別有趣味。她丈夫叫麟，但不知是個什麼樣的官，開始她述描中學時代讀地理時候對東北的嚮往。當她丈夫踏進了反人民的內戰的泥坑後，她到關外來享『太太』福來了。到天津坐上平瀋路火車，『那知車到了山海關，轟的一聲』，火車正躡着解放軍游擊隊的地雷，『這時火車馬上停止，燈火關閉，全車乘客都很快伏到車板椅子下……接着陣陣槍聲，我早已嚇得失了知覺。』但她沒有死，終於到了東北。她就敘述到東北後太太們的腐化生活，找了不化錢的房子，當了主婦，過得如何舒服，浮華等等。這個李照淑大概是很善於交際的，今天她在那個『公館』會到『某夫人』，明天『在一個宴會上』遇到某將軍。什麼『對對雙雙』『手

挽着手』，真是肉麻之極。她又供認：朋友們來信說：『如今你當了太太啦，把我們也都忘記了』，而她還以『我的心永久都是在希望中生活』來自解。

與蔣匪官佐，太太相爭逃命的，還有一些惡霸大地主、大資本家。他們對東北蔣匪已失去信心，他們從來也沒有考慮過，在東北蔣匪危局前充當一員反人民的報兵蟹將，支持一下快要垮台的朝廷；而與官們相爭逃命了。三月間一個瀋陽有名的大地主，八千萬元包一架中型運輸機，全家飛平，帶走多少輩子從東北人民身上刮去的大量財寶。四月間一張赴平的飛機票官價要八十萬元，黑市要一百萬元以上，到七月份官價漲到二百八十萬元，黑市則最少要一千萬元。每天售票房門前擠滿了人，賣不了幾張就關門了。主要交易轉到黑市，航空公司官員們又是大發橫財的機會。而且專門產生一種賣飛機票的經紀人，他們靠着『門子』，從中倒把。一轉手就可以幾千萬元到手。不管飛機票多麼貴，對於決心逃命的財主倒不在乎。

在相爭逃命的熱鬧中，有一個插曲。四月間有一架中型運輸機，從瀋陽起飛不久即墮地，機人全毀。人們傳說飛機失事原因是乘客超過了定員，而每個乘客身上又暗藏着大量金條，致使飛機超過載重量而墜落下來。這個故事，直到現在仍然成為瀋陽人民對逃命的匪官和財主們進行諷刺的一個笑料。

升官圖

按國民黨傳統老例，『朝中有人好做官』，有了門子，窗戶，背景，那就官上加官，飛黃騰

達，爲他人厚望塵莫及，蔣匪第二守備總隊新編支隊長盧廣佑，有個大舅子名王文秀，好吃懶做，流氓成性，文則『斗大的字認得八升』，武則不知如何放槍。一看妹夫當了少將支隊長，正是升官發財的千載難逢的好機會，就和妹妹商量，向盧廣佑提出想個『辦法』。第二天，王文秀去見了盧廣佑，一談話，什麼也不會幹，只會蓋章，於是就給他個中校留守主任。第三天，王文秀就穿上美式衣裝，戴上中校的符號，還特意在隣居面前擺上點官架子，走幾步像官的路，還打上幾句官腔。

假若沒有靠山，那升官就很難了。有少數的東北青年知識份子，曾對升官有很強烈的慾望，而入蔣匪所謂『青年軍』二〇七師或投奔蔣匪其他部隊，拚死拚活幹了多年，仍是一個『大頭兵』。被蔣匪抓捕後強迫當兵的更不用說了。

匪五十三軍一六師裏面有很多是北平大中學學生，因反飢餓，反內戰，反美帝干涉中國內政被捕送入集中營，又從集中營挑出來當兵。前中國大學學生會主席趙文秋就是其中之一。瀋陽東北大學文學系二年級學生姜義林也是被抓入二〇七師一旅一團二營六連當一等兵，受盡打罵。

有少數知識青年，對蔣匪有過幻想，而投入蔣匪軍內，下場十分悲慘。吉林某中學學生李東昇，去年也是幻想升官而跑到瀋陽，到四平附近，從家中走時所帶的錢被中央胡子搶去。到了冬天，經友人介紹給蔣匪新三軍人力輸送團團長紀震當傳令兵，在團長的公館服務，每天侍候紀震的太太，升爐子，燒水，給太太、小姐、少爺們洗衣服、襪子等等，動不動就要挨打、挨罵。混到今年春季實在幹不下去了，開小差又被紀震太太的賭友看到，抓回來打了一頓屁股，由此得病死了。

有的人，即使混上了一官半職，不會逢迎討好，不屬於其中主官的幫派，上峯就叫你『穿小鞋』，一小點不對頭就會『撤職查辦』，這樣被排擠的人不知有多少。除明來之外，還有暗算。平常找不

出舍子，那就從側面打擊。七月中旬在瀋陽蔣匪九九病院印刷廠發生一件事，少校主任的太太說上尉廠長周劍石的女人偷了她五百萬元錢，又是在吵架時候『偷』的，告到法院，法官不由周家講理，先押起周家女人再說。等到周劍石把廠長的位置讓出，他的女人也就被法院放出來了。原來的少校主任飛來東北『劫收』了這個破工廠，他又不懂技術，經友人介紹這個很有點印刷技術的周劍石替他整理。後來這個少校主任結了婚，小舅子也到工廠裏來了，周劍石雖對建設工廠費了很大心血，總不如他小舅子親，周劍石雖然很有技術，目前把他擠掉也可以，但別的舍子找不出來，就按下了這一計。等周把廠長位置讓出，少校主任的小舅子馬上就當上廠長了。

再按國民黨傳統老例『一朝天子一朝臣』，杜匪聿明來時帶來一幫，陳誠到東北，又帶來一羣，杜匪時代的『紅』人，上校以上的陳誠就殺了十多個，兇惡地佈置下他的小朝廷。衛匪立煌登台，跟他來賠葬的實在太少，許多人都想飛走，衛匪留也留不住，所以沒有撤換更多的人，但對雜牌總是不放鬆的。

上行下效，從軍師到團、營、連，換了一個所謂主官，就必然要換一幫。新官上任，照例的要以『我不換人』的話穩定一下人心，過了不幾天，大姐夫，小舅子，『皇親國戚』，同鄉，同學，老朋友，老部下，求官找事，要求『賞碗飯吃』的……都接上了。凡是屬於能發財貪污的崗位總要換上親信，不管幹了幹不了，有鼻子有眼，會貪污就可以；像軍需、軍械之類的人員是非換不可的。匪新三軍暫編五十九師師長鮑步超逃命南飛之後，梁鐵豹當上師長，原來跟着鮑步超來的姓席的軍需主任也就滾蛋，馬上換了梁鐵豹的親信。

各個匪軍都各有血統，自成派系，新三軍龍天武當軍長，部隊裏有『龍子龍孫』之說。新七軍李

鴻當軍長，新一軍潘裕焜當軍長，就有『李家軍』『潘家軍』的輿論，這些部隊許多主官是湖南人，都在深入佈成湖南幫。四十九軍鄭庭笈當軍長，努力在構成廣東幫。二〇七師則有新六軍與老第五軍兩派，明爭暗鬥，雙方都不示弱，羅又倫則從中操縱。老第五軍的當主官，就要拉原有的舊人，把異己踢開；新六軍的人當主官，就要挑第五軍幹部的毛病，找個藉口就弄一邊去，乘機佈置自己的親信。

嫡系總看不起，信不住雜牌軍，但又利用他們打頭陣，守死，補充裝備又壞又不足，時時在『釜底抽薪』，把嫡系人員佈置進去『擠』，慢慢從中掌握實權。六十軍、九十三軍，凡是雲南人，講武堂或昆明分校出來的才最合當官的行情。五十三軍總要保持點老奉軍的底子，而其他嫡系部隊裏有些雲南籍官佐就受到歧視，被罵爲『爛滇票』。閩裏人總看不起東北人，衛匪給這些雜牌頭子『升官』，曾澤生名義爲第一兵團副司令，但他的隊伍在長春却往往要由匪防守司令李鴻調用，擋槍子，挨大砲的事叫他們在前頭『周匪福成』升了八兵團司令，又是流亡的僞『松江主席』，本意是想奪下他的兵權，但周匪在五十三軍有些老底子，一時掀不動，就進行慢慢的『擠』。

那些『夾』在嫡系裏面的雜牌，慢慢也就被嫡系吃掉了，六十軍一八八師被殲滅又整補起來之後，一直不歸還六十軍建制，新從雲南抓來的新兵從來不給派軍補充。新一軍的暫編五十三師，名義上師長是許廣揚，畢竟他是雜牌，不是湖南邵陽人，因而廖耀湘、潘裕焜，派了一個名叫謝樹輝的副師長，大權在握，說了就算，軍中大事，像幹部調動升降之類，和許商量也不商量一下就獨斷專行。好多許廣揚的老部下被『擠』下去，換上了潘、謝的親信，許的舊人馬已剩不多了。但他乾瞪兩眼，連問都不能問。

有些東北青年，幻想升官發財，而賣身給叫大家族集團，那些南方軍官，總對他們擺着優越感，

動不動『印緬遠征』(?)罵『你們頭號亡國奴』『滿洲國腦袋』。這些青年就是爬上一官半職，也是『風箱老鼠兩頭受氣』，因為無權無勢下面也看不起他們。一個個就那樣忍氣吞聲，困在瀋陽，長春啃黃豆。

東北蔣匪們就這樣，在臨潰滅前夕，爭官，搶位，更弄得烏烟瘴氣，陰風慘慘。目前想當官的都有一條原則：當了官，能發財，又不上前綫，主要是怕死。因此，直屬部隊，後方機關擠着很多官，若上前綫，他們就打主意逃命。

『官貨』膨脹

匪軍中官場亦同市場，除靠山外那就『錢能通神』了。官場的老客均有精確計算，活動官位，送禮、請客化多少，不論文武官位，該有肥、瘦之分，再看官位維持多久，酌商先支出多少貨價，收入項目，多少用以『維持』上峯，多少與爪牙分肥。總之三一三十一，以腰包進錢爲『至上』『第一』。若干時日之後，不論結局是『應免本職』，『撤職留用』，即令最倒霉到『撤職查辦』，只要金條從袖筒裏給上峯送過去，也就萬事大吉了。

近來蔣匪官場的買賣，更加公開。七月間瀋陽防守司令部成立一個稽查處，由特務頭子謝龍天負責，瀋陽十個區共設五個所，每所有所長一，稽查員數十人，另外配屬憲兵一部，守備總隊一個連。這是一個『什麼都管』的鎮壓和勒索瀋市人民的機關，當了一個稽查員就可以藉口『囤積』，『走

私』，『通八路』，逮捕善良的人民，勒索大量的錢財。這種帶特務性的機構，在蔣匪軍中是屬於『最有辦法』，就是最能貪污詐財的『工作崗位』。謝龍天在這個機構尚未完全成立好之前，就訂出『牌價』，所長——少校，願當的出錢二億元；稽查員——少尉至上尉，少尉賣價一千二百萬元，中尉一千五百萬元，上尉二千萬元，都『言不二價』，一文不能少。曾有人去找謝龍天欲幹此事，又沒有錢，結果當然是『現錢交易，概不賒欠』的了。謝公開地就說：『你們幹吧，這點錢幾天就拿回來了，你們幹上後有事通知我，互相關照（意指互相貪污分贓）』，你們覺得够了，就趕快飛走。』

『昔日『維持』一項，有季節性之禮送，現在有了變化，也講究『現實主義』，別人要求辦事，禮先送到再說；求事的人也看能不能辦成再拿出錢，形成一手交錢，一手交貨的形勢。因為他們都想：也許不到過年，恐怕八路就會打進城裏來了。匪軍高級官佐，在找各種機會發財，別人也乘機會去『維持』，十四師師長許穎的兒子娶媳婦，每個團長去『維持』禮金一十萬元，據說娶這一次媳婦，許收入的鈔票就拉了三個小吉普車。二〇七師第一旅三團長俞伯音，老婆生了個女娃娃，營、連、排長們就去『維持』，金銀、手飾、綢緞一大堆送上。前九連連長雖然送了一個金牌，但畢竟因為是東北人，吃不開，過不了幾天，仍維持不住，連長位置被擠掉了。總之，維持的辦法頗多，越不像人就越好維持住，這已成為蔣匪官場中的習慣和定律了。而且是大魚吃小魚，許多小角色就要鄉保長『維持』，最終一切的壓榨還是加在蔣區痛苦的人民頭上。

近來，瀋陽及其附近『官』的行情，也像不值錢的蔣匪東北九省流通券，處於一種惡性的通貨膨脹狀態。百元的已經不敷而論斤，『官貨』也實在膨脹到論斤之勢。而官場的生意也如同最近瀋市最發達的投機倒把，買空賣空的買賣。主要是衛匪立煌上台，從四月正式開始開什麼『建軍』，這個官的

市場就更熱鬧了！

所謂『建軍』的原則是『你招上一師人就是師長，一團人就是團長』以此下推，只要你能冒險地進行這個交易，就可以過一下官癮。於是那些『官迷』的冒險家們，就像盛夏的金頭蒼蠅，亂轟轟地在藩市及其外圍活躍起來。衛匪想利用這些人收納點散兵游勇、胡子、地痞流氓，以及吃光當蠶，幾天沒有飯吃又不敢回家的逃亡地主，和飢餓逼得無生活出路的人，日後用以補交逃亡過多，錢缺不全的正規部隊。而這些冒險家們，也想乘此良機，在部隊招集期間及點編之前，到處招搖撞騙，敲榨民財。到點編時候東拉西借一些人頂數，吃一大批空名子，抓上一大把，一旦風吹草動時，逃跑和躲藏時也能帶一大包袱細軟。

開始匪首李鴻達當了幾天『遼北地方武力招收專員』，趙繼奇當幾天『遼南地方武力招收專員』，都沒有什麼結果，他們也就下台，所謂『專員辦事處』也就取消了。後來由衛匪發佈幾個『總隊』的番號，周匪福成在這方面特別賣力氣，當嫡系要對他『釜底抽薪』的時候，他乘機來擴大一點勢力，於是竟弄到手兩個總隊的番號。衛匪又叫范玉麟弄一個直屬總隊，其他還有一些五顏六色的番號。那些迷於官的人去了，只要說一聲我能招多少人，就按所報人數給於官級，馬上穿上美式衣服，按上幾道橫（匪尉級軍官肩章），或幾個花（匪校級官佐肩章），到處鑽來鑽去。但是藩陽及其周圍的人民，再被將匪逼得那樣悲慘的生活，他們想各種辦法的生活出路，也不當那份『種殃軍』。蔣匪招收了九個月，有的番號根本就無官兵，有的僅有支隊長、團長之類的角色；而無壯丁一人。第一總隊幾個月來才招起千把人，絕大多數是空頭官。像人數最多的第二支隊，匪李世奇膨脹成爲『支隊長』；人數最多的第一團全數不到七十人，第一團第一營的『營長』就是團長王雲龍的老婆子張素貞，這個割

由審子和野雞場出來不久的臭貨，先前是『天字』或『地字』的角色，而今已掛上中央軍少校營長的招牌了。到第四團更少的可以，除十幾個官而外，一個兵也沒有。所謂獨立總隊的結果也與第一總隊差不多。已經像個隊伍的，也就是買賣已做得像個門面的就是第二總隊，亂七八糟的弄上不足三千人，上報却是五千餘人。把點編胡弄過去之後，各個『建軍』頭目的買賣就算掙了錢了。

胡子是『建軍』活動的重要對象，像藩陽外圍的什麼『天下好』，『小廟』，吉雲輝，曹宗魁，金應龍等胡子頭目，這兒也拉，那兒也扯，當爲『寶貝』一般。胡子也就討價還價，使官的交易更添風波，有的胡子在價錢講好之後，戴上『中央』牌子，仍存戒心，點編時候把武器，馬匹藏在外面一部份，以防編散。胡子自『中央化』之後，搶的辦法更多樣化了。

有的冒險家，騙術不高，請了不少客，化了一些錢，費去進行其他職業的精力、時間，軍也未建成，真是賠了夫人又折兵，甚至弄得傾家蕩產，連豆餅也吃不上，有個別的建軍營，連長當起乞丐來了，大概一度『官迷』，也該清醒清醒了。

『死魂靈』

蔣匪軍裏，升官和發財是雙生子。對於貪污發財的代用習慣語叫『有辦法』。幾個人見面的話是『老張、老李你有點辦法沒有』，接着就是『你什麼時候飛』。稱讚『某某真有辦法』，就是指他貪污特別多的意思。於是，當上官的人，都在絞盡腦汁想法進行貪污，把一切精力都放在上面，而真也

發揮了他們的『創造性』。

當然，『最有辦法』的是帶兵的主官了。其他手下人的大小貪污，直接，間接總要有他的份，遂級上達，下級對上有奉呈的義務，上級對下級有分得的權利。主官的貪污辦法最多，僅吃空名字一項就十分驚人，普通當連長的要吃十個左右，團長則不下百人，師長則在三、五百名不等。再往上就更多了，杜匪聿明在時吃空名字一項中整數就是一個師，零星不算在內。軍、師、團的輸送團、營、連，工兵營、連，是吃空名字的良好基地，像匪一十九軍七十九師師部工兵營第三連，完全是師長何際先的空名字，再加上其他單位的空名字，總計不下五百餘人，其他各個部隊也大同小異，烏鴉一般黑。

到了點編時候。從蔣匪國防部派來『大員』，各個被點編的部隊這就要忙壞了，招待送禮，不一而足。點編『大員』也是『得人方便，與人消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看見當看不見就過去，只以金條到手為原則。被點編的蔣匪軍，到時候也要弄的像個樣子，花名冊上，張得功，李得勝，報了公差勤務，實在空數太多，就到鄰近匪軍去借，在這點上，各個部隊是『互相關照』彼此彼此。實在無法，就找當地居民，臨時穿上軍裝，到點兵場上答一聲『有』。

匪第八兵團成立了一個支隊，是已經『建』起來的隊伍，支隊長盧廣佑少將，全數僅二千人，而經常領取四千五百人的主，副食費，薪餉。六月份，蔣匪國防部及『東北勦總』派人來點編，這一下就把盧廣佑忙壞了，因為是雜牌部隊，蔣匪國防部就比嫡系部隊要勒的重一些。盧匪派人到九三七九突擊隊借來三百餘人，偽地方自衛隊借七十餘人，五十三軍一一六師三四八團第三營七連全部，自己先點編一看，仍差得太多，於是殺了一口肥豬，請當地土棍子鄉保長們大吃一頓，借來五百多壯丁

假裝新兵，另外還七湊八拉的把人員整够了。點編過後，近二千多人的空名字，這一筆錢就很不少了。貪財的周福成，看着非常眼紅，本想等待盧廣佑自動呈獻一些，不料盧想獨吞。周匪看看好久沒有音訊，七月份一天，突然擺着八兵團司令的架子，下令點編第二次。這一下盧廣佑抓瞎了，周福成一打官腔，盧只好照實招承。於是，雙方議定：空名字分給周匪七百名，五、六月份薪餉拿出三分之一給周匪，名曰『兵團招待費』，這場風波才算平息。

匪新六軍一六九師五〇七團團長羅醇，把團直屬隊的輸送連完全吃了，沒有抽出一部份去維持師長張羽先，七月上旬的一天，張匪突然跑到五〇七團駐地要點編隊伍，這一下子把羅醇急壞了，馬上叫孫姓的副官到小河口村找老百姓頂替，不論中國籍和韓籍居民也一齊抓來。到張羽先點名時，頭幾個就聽到口音不對勁，就問：『你們到底是什麼人？』當中有一韓籍居民答：『我是韓國人，我的不知道什麼意思……』這時張羽先也不點名了，馬上咆哮起來問：『你們不是這團的兵上前三步，不然，通通叫你們當兵！』頂名的老百姓嚇壞了，趕快都站出列隊，整個輸送連就剩下幾名幹部了。張羽先就向羅醇打官腔：『你的兵那裏去了？』羅醇這時就把責任往孫副官身上推：『不知他們怎麼鬧的，我也不清楚』。張羽先拔出手槍，向孫副官的兩腿兩臂連發幾槍，四肢均被打斷，這個孫副官就當了替罪羊，而張、羅二匪到私下談，分贓一下也就萬事大吉了。

許多吃空名字和點編的事實，比舊俄國時代的作家果戈里所著『死魂靈』一書的故事，更富於戲劇性，裏面什麼『醜惡』的場面都有。

搶劫 撕打

在瀋陽及其外圍，一般將匪軍的搶劫，是帶着法西斯『合法』面目進行的。近來有的更加『進步』了，擄去這種面目，於是常常有全付美式裝備的強盜，甚至開着汽車搶劫。

五月底一個晚上，十點鐘左右，離匪四十九軍七十九師師部駐地三百公尺，離哨兵一百公尺的大路上，發生了搶案。老百姓的大車上兩石多米，身上的錢被搶去，強盜穿着軍服，帶着衝鋒式。天真的被劫者就到師部報告去了，一個參謀人員不明內幕，因為他沒有值班，打電話叫特務連去追，特務連長回電話：『追什麼，那就是我們部隊幹的。』這個參謀回頭過來把老百姓罵了一頓，被搶劫者只好趕着空車回去。

七月二十七日，在瀋陽至新城子車站之間的三馬家子，一家農民，頭一場剛打下三麻袋麥子，一春，夏勞動的果實，一家人盼望能吃一些，賣一些。糧食還一粒也沒有往家拉，被強盜偵察到了。下午，突然開來一輛大卡車，跳下幾個身穿美式服，手拿衝鋒槍的匪軍，把這個農民一威脅，馬上把三麻袋麥子裝上卡車，開動就走。這個農民喊天哭地，汽車已經走遠了。鄰居們在這種強盜面前，也不敢前往援救，只好賠着大哭一頓，因為他們的麥收也是大部被劫去了。類似的事件，在鄉村裏接連發生。七月底蔣匪公佈已經搶到手四千餘萬斤小麥，這種『閃擊』搶劫是他們小麥的一個重要來源。

現在，各種榮蔬、土豆、苞米可以吃了。到了夜幕拉下，匪軍在駐擾的电子就宣佈『戒嚴』，他

們的夜間動作也就開始了。官帶着兵到菜地、莊稼地『掃蕩』，苞米、土豆子、豆角、瓜、菜，裝上幾大口袋回來，第二天有的進肚子，有的進市場。種地戶到地裏一看，自然明白了。氣憤的老太婆開始在地頭上罵偷東西的小偷，罵不了幾句，大木棒子就會打到她頭上，她被匪軍罵做『搗亂社會治安』，以後老太太連罵也不敢罵了。近來『夜間動作』最活躍的是匪新六軍、四十九軍等一帶防地。

匪軍駐擾地帶，就是他們搶劫的範圍，若其他匪軍搶劫時，『越雷池一步』就往往會撕打起來。

五月底，匪新六軍十四師的幾個諜報員，趕着搶劫到的牛、羊、食糧到本溪去賣，被二〇七師第一旅的人沒收，人被毒打一頓。這幾個諜報員回去向頭目們報告了。以後，十四師遇到二〇七師的搶糧車，探『購』人員，不由分說，人打一頓，車馬、糧食扣下。越往後，這種『禮尚往來』更形發達，各部隊的帶兵官給下級『訓話』時，對撕打的原則是：『只許把別人打了回來，不許被別人打了回來』。

六月中旬，匪第六補給區四十七支部少校參謀席蒲金，令中尉副官李德富，拿新六軍前進指揮所的公函，帶大車兩輛，士兵五人，到新城子、白石佛一帶屯子，搶『購』了大豆一千斤，高粱五百斤，準備拉到瀋陽出賣，借道文官屯車站上車，到文官屯附近的雙橋子村，遇到二〇七師第三旅九團三營九連，不由分說，把大車、牲口、糧食劫去，打死車夫兩名，把這個李德富中尉綁在樹上打得皮青臉腫。這時，逃命回去的士兵報告了少校參謀席蒲金，席少校校真動火，馬上叫特務連一個排向雙橋子『搜索前進』，如臨大敵。到雙橋子附近，就和二〇七師這個連打起來了，一時機槍步槍亂放一通，結果二〇七師採取三面包圍，這個特務排全數被繳了槍。事情鬧大了，席少校才親自出馬，彼此分贓條件講好，也就『通過』了。被打死、打傷的就那樣的不了了之。這個中尉李德富就不服這口

氣，要報二〇七師的仇，有一天，二〇七師第一旅輸送連長，帶一千五百萬元到鄉下『買』馬，被李德富帶的幾個人打得半死，款被李等劫去，幾個人分了，打的人都跑散了。

七月下旬，匪第九兵團司令部特務營發生了暗殺一個軍需上士陳寶山的事情。陳寶山是個老實一些的人，當軍需陳掘夫，副官何樸帶着他和一個傳令兵到撫順四、五十里地的地方去領糧。下午返回途中，陳掘夫叫傳令兵給陳寶山二千萬蔣幣叫他開小差，傳令兵先裝起一千萬元，給陳寶山一萬，陳不敢接受。當傳令兵把錢交回陳掘夫時，陳寶山就被他們恨極了。因為他們把高粱米一萬斤拉到撫順某糧店賣了，共得三億二千萬元。陳寶山是外人，怕他走露風聲，送錢叫他開小差，他又不走。陳掘夫就叫何樸中途找機會把陳寶山暗殺，陳掘夫就先回到營部。到下午五時左右，何樸，陳寶山他們在回來途中，陳寶山在前面走，何樸抽出加拿大手槍連放三發，尚未打死，陳寶山亂叫亂滾一陣，隨後昏過去了，他二人就把他綁在樹上迅速跑了。到夜間陳寶山醒來，脫開繩子，碰到二〇七師的便衣隊，這件事情才被發覺。

匪軍內部為爭權奪利，爭風吃醋，互相撕打，暗殺的事情，每天總要有驚人的新聞創造出來，這些新聞，他們報紙上是很少登載的。瀋市大街上的搶案不斷，大部份的強盜就是匪軍們幹的，做賊拿賊都是他們那一幫。入夜瀋市常聞槍聲，第二天早晨，從耳語中又傳到某家被搶，某某中彈斃命，瀋陽人民就這樣在恐怖中生活。

盜 賣

蔣匪軍中，除掌握兵權的所謂『主官』是『最有辦法』的一流貨色而外，其次就算軍需人員和一切手中過往錢財物資的官佐。他們的貪污和吃空名字一樣是半公開的，上下『心照不宣』的事實。蔣匪軍中有句家常話：『當三個月軍需，拉出去槍斃不用問口供』，也可以說明其貪污的普遍嚴重性。當然，軍需人員都是主官的最親信人，在主官的意圖下進行一切，再與其他一些人狼狽為奸，所以槍斃之類的遭遇是很少可能碰到的。

照例的，每個月各種主、副食費，薪餉先發下來的話，最低限度要往下遲發一個時間，把這些錢拿去進行囤積居奇，一轉手能獲暴利。發了財就按官職大小分贓。蔣區物價每月上漲，蔣匪軍們的賣身錢也在數目上增漲，由底薪之五十萬倍，到八十萬倍，一一〇萬倍，一一〇萬倍……，但總也跟不上物價的指數。而軍需人員，領薪餉時假如是挨一一〇萬倍領的，發下時往往就要仍挨八〇萬倍發下，從中又能揩一筆油。有些下級官佐和許多士兵，他們糊里糊塗地，甚至也搞不清楚自己一個月的賣身錢是多少。在這裏，軍需人員總有他們一部份『機密』。

軍需用品的剋扣、盜賣或賣了好的，買成壞的發下，更是普遍的現象。許多軍需用品，批發零售，在蔣區市場上祕密的公開的流行。有些眼尖的商人和軍需人員建立了特殊的聯繫，他們共同來進行這種買賣，可稱『無本萬利』了。

今年四月，蔣匪軍實行『購糧』，定出『官價』，軍需人員帶上武裝，紛紛下鄉，實行搶購。這一下，正在遭受春荒的蔣區農民就遭到空前的浩劫！有的糧食被『購』（搶去），根本就不沒有給錢，給一點錢，軍需扣一些，鄉保長扣一些，到糧戶手中已所剩無幾。而所謂『購』糧的數目總是比他們原定的要多得多，剩餘的糧食，軍需人員在主官授意下，拉到『米珠』的瀋陽市場上，也是『無本萬利』的營業。與『購』糧同時，他們就便『掃蕩』了大批的豬、雞、鴨、羊……甚至可食的狗，和大批的蔬菜。『購』糧『停止』後，各種匪軍部隊，仍在繼續着。到麥收下來，又掀起一個搶糧的新高潮。

隨着他們對戰爭的失敗情緒，在瀋市及其周圍蔣匪據點內部，最流行的精神寄托之一是賭博。軍需人員的賭場，都是以金子爲本位，帶着戲子上賭場的。

不久以前，匪新三軍十四處軍需處發生一件趣聞。糧秣科一個小小的王軍需，他利用官、勢、錢，欺騙了一個姑娘和他成婚，玩够了之後又打算另找新人，逼着原來的女人和他離婚。但這個女人也有點『聰明』的小腦瓜，她抓住了王軍需的一點祕密。這個王軍需在一次盜賣軍糧就分贓到金條二十餘根。她就藉反對離婚，假裝要到『勳總』去控告。這一威脅不要緊，若事情聲張出去，就必然要扯到主角糧秣科長、軍需主任、師長許穎頭上。事情鬧到『勳總』去的話，衛立煌和其他許多軍法官們又會從他們嘴裏擠出一些金條。於是積極把此事『私下解決』，給那個女的幾根金條，婚也離了，女的也達到目的，王軍需帶着他新結婚的女人飛走。

軍醫人員就從藥品和傷病兵身上打主意。那些替四大家族集團白白流血或奴隸勞動而成疾的士兵們，他們僥倖沒有被拋棄到戰場上，沒有被半活人當死人埋葬，而被拖到軍醫院裏，許多容易治好

傷，病的藥品，沒有能用在治他們的傷病，而跑到許多私人藥房的貨架上去了。許多傷，病兵營養品也同樣地中途被人劫去。他們營養不足，加上治療的馬虎，許多可以救活的白白死去，不應殘廢的成了殘廢，殘廢之後，推出大門就讓他去流浪了。

蔣匪第八兵團臨時後方醫院，主任醫生孟孝通，一等軍醫正（相當少校），是個油滑的上海佬，他最近一次就貪污了十五磅硝鹽片，七個二百瓦一支的可咖因麻藥，硝鹽粉十二袋，每瓶五百瓦的十瓶沙利洛酸，每瓶二五〇瓦的表非明八瓶，每個二十五瓦的毛路西尼五個，還有其他大批藥品，共值蔣匪六月份的東北流通券五億元以上。他把這些藥品出賣，換成金條，在六月二十一日坐上飛機逃走了。

幾乎每一個軍醫院的負責人，常常假報傷兵的職務，有許多傷兵上報是士官，領下薪餉，發給士兵是按二等兵。傷兵久已出院，空名仍在，主、副食費薪餉照常領下，再加上其他空名，一齊裝進腰包。那些不死不活的傷兵，盼星星，盼月亮，領下些好吃的東西，他們先賣一些，再換些壞東西。因貪污而有臭名的九九病院的院長，最近一次出售的麵粉就有二十五袋之多。他是個蔣匪軍醫院的院長，而不是開麵粉公司的，一次拉出却竟有二十五袋之多，還在瀋陽『米珠』的情況下，當然可以換幾兩金子。

傷兵在病院裏折磨死了，名義上也有什麼埋葬費，但能帶上六塊薄板八個釘子的是太不容易了。傷兵死後的屍體，却像一種被四大家族用廢了的物品一樣拉了出去，能到『萬人坑』裏佔一個空閒也算萬幸，往往暴屍田野，讓豬拉狗拖。經手『埋葬費』的匪官們，他是多麼盼望着傷兵死去！有些帶人道主義色彩的醫生、護士們，也是不敢說什麼。

副官也屬於『有辦法』的一類角色，他們可以從所管的那一部份主、副食費、薪餉、辦公費上打

主意，同樣的，負責人也吃吃空名子。匪第九兵團的副官處長黃遂，這個匪首廖耀湘的親信，藉着空運家屬，黑貨，黑票，發了一筆橫財，據說不下十餘億蔣幣。第一科長馬駿，貪污歷史最久，自從『印緬遠征』（？）來『劫收』，在南京一次就弄到手三十多兩金子，到長春，瀋陽也劫收到腰包裏大批錢財。在南京劫到够全軍用三年的辦公器材，長春劫到够一年用的。跟廖耀湘、黃遂他們各有一份，而每月大量的辦公費照常收入，那就不必再支出了；賣辦公用品的商店就在他們的私人倉庫裏。管理倉庫的，前門緊閉，後門大開，想各種辦法把物品盜賣。有些東西，在倉庫存放一些時間，會跑到市場上去，再回到原地時已不是原來的貨色了。在這裏，專門有一批商人給他們當外綫工作人員。比如瀋陽的汽油很容易買到，但瀋陽附近並無油田，普通商人也不能自由經營這種『軍用物資』，那就是汽油庫管理負責人的『天才創作』了。他們把大汽油桶子鑽開一個小孔，油流出若干加倫之後，再用別的東西封上，偽裝好，應付上峯派『大員』來檢查。每到夜深人靜，他們的『工作』就十分緊張起來。

至於什麼『聯勤總部』所屬的『第六補給區』，和一切的兵站等等，那更是最傑出最幹練的貪污機關。

特殊商販

蔣匪軍從各方面掠奪財富後，有許多是匯兌到他們關裏老家去了。記者曾看過一些較高級的官僚

們在戰場上遺棄的家信，許多信非常像收條：『匯來之款如數收到，當即購置房產』，『尙希買（？）真正野麥數兩……』總是這一套。匪新三軍七十九師參謀主任林進宇在六月間的北平太來信內開：『匯到之款，及由某君帶來貨（按：可能是金條）變賣後，已轉家中，新購得近百畝之菓木園，另水田三十二畝……』他們搶奪了人民的財富，寄回老家把地主當得更大一些。另外就是進入投機市場，形成藩市及其周圍的許多特殊商販。

過去，匪軍什麼兵團司令，軍，師長，甚至團長，軍需人員等等，在東北國民黨統治區，他們做東家，由旁人成為掌櫃而經營的買賣很多，捐不納，稅不上，至於臨時投資商店的官佐那就更多了。有些大商人，他們也拉攏上幾個大官，替他撐腰，進行投機，定時地給匪官們一些油水。近來，隨着他們對戰爭的失敗情緒，許多買賣和資金大都轉移到關內去，而專門找適當機會進行各種臨時性的投機倒把。

當着許多匪官和大地主們南飛逃命聲中，爭先購買金條，藩市等地金價大漲，比關內高得多。許多大官派他們最親信的人員，由瀋陽購買水銀、豬鬃、電料等，利用特權飛越關內，很快地售，帶回黃金或白糖，一轉身就是多少億元。入春至今，大批持着『差假』證明的軍官押帶貨物來回倒把。做這種特殊買賣的首先是空軍人員和最嫡系的軍隊高級帶兵官委托的親信。

有的則利用特殊的權勢，叫別的商人替他們做。七月下旬，蔣匪東北特務頭子之一崔某，他從到『勳總』弄到手十噸白糖的『許可』，空軍可以代運，於是就進行招標，條件是願投標的商人出資本，所賺到錢，百分之六十歸崔本人，百分之四十歸商人。後來『官官相顧』，由另一特務頭子謝應天的老丈人包下，過不了幾天，十噸白糖空運瀋陽，很快地售，轉眼就是一大筆洋財。

四月份後，下令『停止』所謂『購糧』，而實際上仍改換着各種形式在經營着糧食買賣，仍大批的藉各種機會去『官價』『購買』，拉進瀋陽市場，在這裏充分使用了美式卡車。像汽車十七團，二十五團以及掌握運輸工具的匪軍，他們和軍需及其他人員合作，自從交通綫縮短，『撿黃魚』的其他機會減少後，從四鄉搶『購』糧食，蔬菜就成爲主要的了。

瀋市糧價一個月總有幾次大波動，有時一日數漲，前一時與後一小時的價錢就有很大差別。蔣匪政府下令：有一千五百斤以上糧食的要沒收。但是，特殊的商販，穿美式軍裝的大團戶，他們的私人倉庫有數十、囤積整百噸甚至更多的存糧，交易也是『金本位』。假若糧食暫時平穩幾天，馬上就出現一批穿着軍服趕着大車的人在糧食市上，嚷嚷『官家又要購糧』了，凡糧食，不論多少價錢都要，表面上他們也『買回去』一點；當天糧食就上漲了；買賣也停頓，許多商人也不出賣，把糧食原封拉回家去。這時，這些特殊商人馬上又將存糧拋售，手中掌握金條。風波過後，糧食價暫跌，他們又囤積起來，掀起再度漲風。五、六月份瀋陽的幾次糧食漲風都是這樣引起的。

在瀋市太陽街口附近的小市場及其他破爛市，出現一批一批，身穿美式衣裝，甚至帶着官的符號，在沿街叫賣手錶、鋼筆，及其他軍需用品的人，他們有的很善於像唱軍歌一般呼叫誇張自己的貨如何好，招引買客。在糧食市上，也不斷有同樣的特殊小商，守着肥胖的糧食口袋，等待那些飢餓的主顧。這是一羣特殊的小販，他們大都是現職的蔣匪軍。匪憲兵開始還曾干涉過，後來也就司空見慣，看見當看不見，而這批人就成爲瀋市小市場的重要組成部份之一。

參謀業務與『平雞王』

蔣衛匪幫參謀人員的『參謀業務』有了很大的發展，他們總在『參謀』着各種貪污和搶劫的工作，想辦法能貪污發財。平時，參謀人員設法和下級部隊帶兵的人拉拉感情，記上幾個空名字。七十九師參謀主任林進宇，在參謀處就有三個空名字，山砲營第三連長王欽仁是靠他當的連長，爲報答『恩典』，給林記了五個空名字，再加上突擊隊的空名字，林進宇吃空名字也不下二十多個。

最主要的，參謀處手下有那麼一個諜報隊，搶劫的『辦法』就多了。蔣匪軍中通稱諜報隊外號『平雞王』。這些由偽滿漢奸、特務、惡霸地主、胡子、地痞流氓組成的諜報隊，他們什麼事情也能幹得出來，一般參謀人員都和他們有十分密切的關係。參謀們常叫諜報員到四鄉去替他們『買』糧食、豬肉、雞、雞蛋等等，他們一文錢不花地『買』回來後，自己留下一些出賣，給某參謀奉送一些。有時諜報隊藉口查紀律，看見蔣匪士兵搶到好東西，暗分不成就『公事公辦』，報前參謀處，參謀們把士兵帶來訊問，東西收下，和諜報隊平分。

匪七十九師諜報隊長李南幹，在五月底，蔣區食糧已經上漲，高粱米近二萬元一斤時，他以新六軍的名義，到四鄉『買』高粱米二十多石，給三十五萬元蔣幣一石，三十餘石黃豆，每石給十一萬元，大肥豬十幾口，給十餘萬元（那時豬肉已上漲到近四萬元蔣幣一斤），還有大批雞、雞蛋，根本就一文錢也不給。回來之後，首先送參謀主任林進宇雞二十隻，雞蛋五百多個，林對他們就『慰勉有

『嘉』。李南幹把這些糧食、肥豬出賣，以林進宇爲首，和參謀們大家都分了。

當諜報隊去鄉下『掃蕩』時，參謀『業務』也就因之繁忙起來，設法把老百姓的牛、馬、豬、羊趕一大羣回來。匪青年軍二〇七師第一旅第三團，駐紮木溪附近，今春兩次『掃蕩』的『戰果』，第一次牛十三條，第二次二十餘條。這些『戰果』與帶兵主官和參謀人員共同分配，批發到『軍民合作社』再零售出去。

諜報隊到駐軍附近各個屯子裏去，找各種機會和藉口勒索居民，鄉保長還要奉送一仟禮錢，躬着腰，陪笑臉把他們送到屯外。他們常常是這樣的：看到可以勒索的對象，說一聲『通八路』，把人抓起來，『證據』當然好找，在翻箱倒櫃時候預埋的子彈、手槍或手榴彈，到一定時機可以找出來『作證』，最後的結局就是要錢。有的是難民，有的被諜報隊強姦未遂的婦女，有的就是諜報隊看不順眼的居民，抓捕到參謀處去，經過嚴刑拷打，逼供承認是『八路』，有家有錢的就要化錢去把人取回來，沒有家也沒有錢的，就像綁票匪處理『廢票』一樣地槍斃，或送到瀋陽集中營去。

每一個通解放區的孔道，蔣匪都設立了『卡子』，那些飢餓得沒有辦法的蔣區人民，到解放區來買些食品或找生活出路。在『卡子』上的諜報隊員和其他匪軍官兵，在檢查時候，看見有的帶點值錢東西，就當『走私』沒收，人打一顿還要扣押起來。鐵嶺的卡子是由匪五十三軍諜報隊的一個王組長在主持的，兇惡的諜報員和匪軍官兵，手拿着大木棒，動不動亂打一陣，看見漂亮一點的女子就嘻皮笑臉，調戲起來。商販們帶出東西，這些『卡子』上必然要勒索一些。帶回去食糧或豆油，在『卡子』旁邊公開的放着容器，每個過境的小商要往裏面倒一些才能通過。匪一六九師五〇七團在小河口的『卡子』，即見遼河渡口上三隻小船，過解放區來的人，渡河一人蔣幣五萬元，每天能『收入』很大

一筆錢，回去帶糧食，豆油的要倒下一些，雞蛋帶三個留一個，帶五個留三個，各個單位的軍需上士每天守在那個渡口，到天黑就『滿載而歸』，而諜報隊員們每天每人總要有數百萬蔣幣的『收入』，參謀人員每天接到他們送來的『禮物』『禮金』。

如何勒索和搶劫蔣區人民已經提到蔣匪軍參謀工作的議事日程上了。

三大任務，五大光

蔣匪軍中的政工人員，在匪軍裏面常常有人稱他們是吃冤枉的，賣狗皮膏藥的，被指為『軍隊中的盲腸』等等。他們在特務工作上是能手，對於貪污和強盜行為却也有本領。

匪新三軍政工處長林明英，在他那政工系統裏面，每月有四個官佐的空名字可吃。普通政工人員，只要和帶兵官的關係弄『好』一些，好好聽從使喚，也能分幾個空名字到手，並經常和帶兵官合作貪污和搶劫。

匪政工幹部的『樂園』是在所謂『軍民合作站』裏。有一個政工幹部把他們的工作集中為三條：『徵集民伕，採購軍糧，催派車輛』，其目的在達到：『糧食吃光，柴草燒光，民伕抓光，車輛拉光，豬雞殺光。』他們這『三大任務』『五大光』比起『平糶王』諜報隊的『工作』更加『合法』和明目張胆。

他們到『軍民合作站』裏，首先設法利用『合作站』的公款作生意，目前當然最能收入鈔票的生

意是糧食、豆油，這就和他們的『三大任務』結合起來了。到了鄉下，他們裝着一臉正經，拿出日記本就調查，記載鄉保長的劣跡，國民黨統治區不貪污的鄉保長是很難找到的。調查完了，他們把官腔一打，馬上就要鄉保長送禮，請吃飯。臨行時，糧食、豆油、雞豬裝上幾個大車拉到市場上出賣。曾在七十一軍八十七師當過幾天上尉指導員的譚雲生，他在瀋陽『軍民合作站』時一次就貪污高粱米千餘斤，豆油五百餘斤。在作戰時，他們抓到大車、民伕，可以隨抓隨放，只要被抓的人給他一些錢。

更上層一些的政工高級幹部，匪軍駐紮一地，馬上就和當地的貪污土劣聯成一氣，又名『黨政聯席』，做『民衆組訓』，一來一往，也能弄些金條。

除完成『三大任務，五大光』之外，『清查戶口』也是他們常常配合進行的。到老百姓家一看，『證明不對』，『來歷不清』，按上一個『八路』帽子，又和『平雞王』一樣，伸手要錢。

『勦總』直屬的一個政工隊，他們常常分散到瀋陽市各個保甲去清查戶口，這些人員一到，保、甲長就急壞了。瀋陽戶口，根本是無法弄清的，許多人隱報戶口，中心怕抽丁，怕『民衆組訓』，這是事先用錢向保公所『通過』了的，要找這種『不清』的戶口，那當然很容易。開始保、甲長們還吃不透來意，這些政工隊員，在戶口上找出岔子來，眼一瞪，官腔一打，給保、甲長一兩次下馬威。後來，保、甲長明白來意，當他們到達保公所，一頓酒菜，每人一份禮錢，醉飽之後，口袋裝得滿滿的，回去報告，也就『戶口確實』，『並無差錯』了。



最後的渣滓

著者 洪 荒
出版者 東北書店
印刷者 東北書店印刷廠

總店 瀋陽市馬路灣
分店 瀋陽、哈爾濱、長春、齊齊哈爾、
吉林、牡丹江、佳木斯、安東、四
平、錦州、承德、北安、瓦房店。

1949. 4. 初版 長. 1—5,000.



57.8
20-3

後的渣滓

1949. 4. 初版 長. 1—5.000.

基本定價 90 元